

东方英作品集

义剑神拳

中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义剑情拳

(中集)

东方英 著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目 录

(第二册)

第 六 回	浴血奋战	·····	218
第 七 回	妙伸援手	·····	265
第 八 回	名山恶涧	·····	309
第 九 回	散淡老人	·····	333
第 十 回	苦练绝学	·····	359
第 十 一 回	乍露锋芒	·····	391

刀，快步出了舱门。

抬头看去，只见一艘巨大的双桅大船，逆水而上，和自己的帆舟，已成并肩之势，大船一个铁锚，被人抛了过来，砸入甲板，帆舟被船水大牢牢拴住。

葛继柱目光一触铁锚，心中已吃了一惊，那铁锚十分巨大，不下三百斤，对方竟能在帆舟急行如箭之下，投掷过来，拴住帆舟，这份功力，实足惊人。

这时，帆舟回荡一阵，停了下来。

那双桅大船，也收帆下锚，停在汪心。

崔三和几个伙计，大概是看见适才对方飞锚拴舟的举动，已经吓的愣在船板上。

葛继柱暗暗叹了一口气，挥手对崔三说道：

“没有你们的事避入船舱去。”

崔三应了一声，带着几个伙计，避入船舱。

这当儿，谭喻隆、陆国祥、郭金河，都已带着兵刃行出舱门。

葛继柱抬头看去，只见大船的板上，站着一个人竹笠压顶身披蓑衣，足登草履，手持钓竿，胸垂白胡老者。

他竹笠戴的太低，低到无法瞧到他的面目，但那一身穿着，葛继柱却似是听师父说过，定定神，一抱拳，道：

“阁下可是五湖神钓罗老前辈？”

那白胡老者举手推推竹笠，显出两道长垂眼睛的白眉，冷冷的说道：

“正是老夫。”

葛继柱道：

“晚辈葛继柱……”

罗学楚道：

“你是陈金福门里的大弟子，人称铁嘴书生。”

葛继柱淡淡一笑道：

“晚辈长听家师谈起，老前辈的神采，敬慕异常，今日有幸能得亲眼一观。”

罗学楚道：

“名字可以起，外号却是不会叫错，人称你铁嘴书生，果是能言会道。”

葛继柱道：

“老前辈过讲了。”

一面留神打量那位罗学楚的神色。

只见他神情肃然，眉目间隐隐间可见杀机，不禁心头一震，暗道：

“难道身份如五湖神钓罗学楚者，也被那些神秘人物控制不成。”

只听罗学楚长长叹一口气，道：

“老夫和令师见过数面，但彼此谈不到什么交情。”

最后这一句，显是预留了翻脸的借口。

葛继柱道：

“家师曾和晚辈等谈起过前辈的侠名，对老前辈十分推崇。”

罗学楚冷冷说道：

“那是令师的看法，其实老夫做事一向是任性施为，不计别人的议论如何。”

葛继柱故作不慎，但一时间想不出适当的措词回答，只好默然不语，心中暗暗忖道：

“一代大侠身份，我在言语上让你几句，不让你找到借口，看你如何发作。”

罗学楚抬头看看葛继柱，冷冷接道：

“此番老夫拦江截舟，想把几位留下。”

葛继柱想不到他说的如此直接，呆了一呆道：

“老前辈想留住我们，有何指教？”

罗学楚不知是有些惭愧，还是有些不安，仰面望天，目光不敢看葛继柱，口中却冷冷说道：

“老夫想借几位一用。”

葛继柱道：

“有人借银借钱，却从没有听说过借人的事。”

罗学楚道：

“如若不是很为难的事情，那也用不着老夫出马了。”

葛继柱淡淡一笑，道：

“老前辈一代大侠，盛誉满江湖，如若晚辈对你确有帮助，晚辈甘愿借给老前辈，用不着老前辈动手了。”

罗学楚脸色一变，冷冷说道：

“不行，你们师兄弟四人，再加上一个陈公子，五个人，都要给我留下。”

葛继柱突然仰天一阵大笑，道：

“在下明白了。”

罗学楚怒道：

“你明白什么？”

葛继柱道：

“老前辈亦是受人之命，故意和你为难了。”

罗学楚道：

“就算是老夫故意和你们为难，你们又能如何？”

葛继柱道：

“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词，如是前辈故意找晚辈等麻烦而来，情形又自然不同了。”

罗学楚道：

“小娃儿，老夫是何等身分，岂能和你作口舌争辩，目下尔等只有两条路可走，任凭尔等作一决择。”

葛继柱缓缓吁一口气，说道：

“老前辈请说，晚辈等涎耳恭听？”

罗学楚冷哼一声，道：

“尔等不要妄存侥幸的想法，老夫说出的条件，决无讨价的余地……”

语声一顿，一字一句的接道：

“尔等束手就缚，老夫决不伤害尔等……”

葛继柱接道：

“老前辈准备如何处置我等？”

罗学楚：

“老夫把你们送往一处，至于以后你们的命运如何？那要看你们的造化了？”

葛继柱哦了一声，道：

“这是一条路，还有一条路呢？”

罗学楚道：

“老夫给你们一个动手的机会，你们师兄弟四个人，合手向老夫攻击，如是能够支撑二十招以上，老夫立时调船而去。”

× ×

× ×

× ×

这时，谭喻隆、陆国祥、郭金河，都已聚集于葛继柱的身后而立，每人的脸上，都泛起忿忿之色，他

们也听过五湖神钓罗学楚的侠名，他那精绝的武功，奇形的钓勾兵刃，赢得江湖道上无比的尊敬，但初生之后不畏虎，被对方激起了拼命之心，几乎是同声说道：

“大师兄，咱们跟他拼了。”

四个人中，只有葛继柱还能保持适当的镇静，摇摇头，道：

“不许对罗老前辈无礼……”

目光转到罗学楚的脸上，接道：

“老前辈侠名素著，又和家师相识，此番拦舟相截，自必有不得已的苦衷。”

罗学楚脸上闪掠过一抹愧疚之色，口中却冷冷说道：

“老夫无瑕尔等对口，愿战愿降，快作决定。”

葛继柱缓缓说道：

“除此两条路外，是否还有第三条路走？”

罗学楚摇摇头，道：

“没有。”

葛继柱神情肃然的说道：

“老前辈既如此说，晚辈们斗胆请教了。”

罗学楚纵身而笑，笑声中，突然飞跃而起，落在葛继柱等乘坐的帆舟之上。

谭喻隆、陆国祥、郭金河同时向前跨了一步，并

肩而立，横刀拦住了五湖神钓。

罗学楚停止了大笑，脸上是一种很奇特的神色，不知是惭愧，还是痛苦，缓缓说道：

“你们四个站好合击的位置，老夫会等你们出手。”

葛继柱回顾了三个师弟一眼，只见三人满脸激怒之色，大有立刻出手一拼之意，心中大是黯然明知这一战，决非那罗学楚的敌手，却又无法阻拦惨剧发生。

他极力克制着自己激动的情绪，拱手对罗学楚道：

“老前辈船停江心，我们纵有逃走之心，也是无路可逃，这一点，罗前辈应该放心了。”

罗学楚点点头，冷然说道：

“你还有什么话说，老夫尽可能给你答复。”

葛继柱道：

“老前辈不愿和家师论交，但彼此没有仇恨吧！”

罗学楚道：

“没有。”

葛继柱道：

“老前辈和晚辈等素未谋面，自然更谈不上仇恨了。”

罗学楚点点头，道：

“不错，老夫是第一次见你们之面。”

葛继柱：

“我们虽然明知武功难是老前辈的敌手，但将尽力和你周旋，如是能够撑过二十招的话……”

罗学楚接道：

“老夫放你们离开。”

葛继柱道：

“老前辈一代大侠，自然是一言九鼎，我们信得过你。”

罗学楚道：

“那就好了，你们不妨全力拖为，赌赌命运。”

葛继柱道：

“晚辈有一件事要请教。”

罗学楚道：

“你说吧！”

葛继柱道：

“老前辈和师家无仇，我等无怨，不知为什么要和我等为难？”

罗学楚神色忽然缓和下来，道：

“你一定要问内情么？”

葛继柱道：

“了然内情，晚辈们才能死的甘心。”

罗学楚道：

“好吧！老夫告诉你们，我要活捉你们，或是拿你们五人首级，交换老夫的孙女……”

神情黯然，缓缓接道：

“老夫只有这一个孙女，祖孙相依为命……”

葛继柱接道：

“是了，老前辈孙女被携，要拿我们师兄弟五人，去交换令孙女的性命，是么？”

罗学楚双颊发热，满脸通红，垂胸白髯，无风自动，显然，他内心之中，正有着极度的愧疚。

良久之后，才听他长叹一声，道：

“老夫亦知此事欠妥，但老夫爱孙心切，情难自禁，只好做一次被武林同道责骂的事了。”

谭喻隆怒道：

“你的孙女是人，我们就不是人么？你五湖神钓侠名卓著，还有何颜在江湖之上立足。”

罗学楚双目尽赤，身躬微微颤动，但仍然强保持镇静，缓缓说道：

“老夫一生之中，做了无数的好事，就算是做一两件坏事，又有什么关系。”

葛继柱缓缓说道：

“老前辈不惜牺牲了一生侠誉，以我等之命，交换另孙女的性命，如是偿得心愿也还罢了，如果你老人打伤了我等之后，仍然救不回令孙女，你岂不是做

一件大恨大憾的事？”

罗学楚道：

“老夫为此事以想了很久，尔等如愿束手就缚，老夫带尔等去交换老夫孙女之命，如果对方不守信约，老夫就放了你们，如是尔等和老夫动手相搏，那就很难保证尔等没有伤亡。”

葛继柱哈哈一笑，道：

“忠义侠府陈金福的弟子，宁可流血而死，也不甘束手就缚，就算我们明知不敌，也要和老前辈一决生死，但老前辈和我们比试二十招的诺言，是否算数？”

罗学楚道：

“五湖神钓出口的话你几时听说不算数过。”

谭喻隆一挥手中的雁翎刀，道：

“大师兄咱们上吧！我不信咱们四个人撑不过二十招。”

葛继柱道：

“师弟不用急，咱们决定要打，也不用急这片刻，还有几句话，必得先说明白。”

罗学楚道：

“葛继柱，你虽说很少在江湖上走动，但老夫也知你为人十分机警明智，但老夫人警告你几句，拖延时刻，对尔等有害无益。”

葛继柱道：

“晚辈只是想把话说清楚一些，我们万一撑过了二十招，老前辈可以无憾，我们死了，也死的甘心。”

罗学楚道：

“好！你快些说。”

葛继柱道：

“我们动手可有什么限制？”

罗学楚道：

“没有限制，兵刃暗器，任凭你施展，只要你们能撑过我二十招，老夫就放你们上路。”

葛继柱道：

“好，一言为定，二十招内你能杀死我们，我们亦甘束手就缚。”

罗学楚左脚微微踏前半步，脚下不丁不八，冷冷说道：

“你们可以出手了。”

葛继柱道：

“稍侯片刻。”

翻身一跃，进入舱中，取过六合宝刀，行出舱门。

罗学楚右手一抬，道：

“小心了。”

五指半屈半伸，直向谭喻隆抓去。

× ×

× ×

× ×

谭喻隆雁翎刀一抬“横断云山”，刀光如雪，斩向罗学楚。

罗学楚并不让避，右手一翻，五指突然弹出，一股强大的潜力，立时把刀势逼住。

谭喻隆只觉那力道强猛绝伦，功出的力势，竟然受制，不禁大吃一惊。

就这一怔神间，雁翎刀背已被罗学楚抓住。

这只不过一瞬间的功夫，陆国祥的雁翎刀，已经由左侧功到。

刀光森森，劈向左肋。

罗学楚目光微转，左脚陡然飞了出去。

陆国祥刀光劈近罗学楚时，五湖神钓那一脚已经先到了陆国祥执刀左右腕脉门。

如若陆国祥不肯收刀而退，这一脚被踢中之后，必将右臂残废。

陆国祥想避开右腕脉穴，但五湖神钓那一脚来势极快，而且又正好封住了陆国祥的刀势变化，这就逼的陆国祥非得向后退避，收刀变招不可。

高手过招，由不得丝毫之差，陆国祥那一犹豫，撤刀略慢，虽然避开了脉门要穴，仍被五湖神钓一脚踢中了陆国祥的握刀右手。

陆国祥只觉被踢中的右腕，骨痛如裂，雁翎刀脱手飞出手去。

郭金河大喝一声，单刀直落，斩向罗学楚右臂。

这时，罗学楚右手逼住了谭喻隆刀势攻击，左脚踢飞了陆国祥手中的雁翎刀还未来及收回，余下一支右脚，要着地支撑身子，单单只余下一支左手能够用来对敌。

谭喻隆等三人，出手虽有先后，但不过是瞬息之差，几乎是同一时刻攻到。

但五湖神钓确有过人的武功，身躯转动，左手由背后穿了过来一托，神妙无比的托住了郭金河的右肘。

那是人身后几处要害之一，郭金河顿觉右手一麻，全身劲力顿失，五指不听使唤，雁翎刀脱手落地。

他手脚并用，对三人的攻势，都是一招致敌，由于变攻，两人的兵刃脱手，陆国祥右手受伤，郭金河被拿住右肘关节，谭喻隆倒退五步，才算避开了罗学楚反攻之势。

罗学楚用刀一带，把郭金河横在身前，冷笑声

道：

“老夫还了三扫，伤一个，生擒一个，你们还有两个人有能再战了，可要再打下去？”

谭喻隆愣在后场，听完了五湖神钓之言，才回顾了葛继柱一眼，苦笑一下，道：

“世上会有这等武功高绝的人物，看起来，咱们十几年的工夫算是白练了，接不下人家一招。”

葛继柱道：

“二师弟不用烦恼，这些话，师父早已告诉过咱们，也许你们几位都没有用心听，师父说过咱们火候不纯，更无对敌经验，如是轻敌挺进，一旦遇上高手，就难免被人轻易制服，或伤于人物，或为人生擒……”

目光一掠罗学楚，接道：

“何况五湖神钓，乃是享誉江湖数十年的高人，咱们如不能谨慎对敌，自然要被他轻易制服了。”

罗学楚心中暗道：

“这铁口书生葛继柱，实是一位不易将付的人物。”

心中念转，口中冷冷说道：

“只有你一个没有动手了，何不出手试试？”

葛继柱道：

“晚辈要试。”